
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<1>

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，相传叫作“百草园”。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<2>的子孙了，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，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；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。

不必说碧绿的菜畦，光滑的石井栏，高大的皂荚树，紫红的桑椹；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，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，轻捷的叫天子(云雀)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。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，就有无限趣味。油蛉在这里低唱，蟋蟀们在这里弹琴。翻开断砖来，有时会遇见蜈蚣；还有斑蝥，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，便会拍的一声，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。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，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，何首乌有臃肿的根。有人说，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，吃了便可以成仙，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，牵连不断地拔起来，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，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。如果不怕刺，还可以摘到覆盆子，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，又酸又甜，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。

长的草里是不去的，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。

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：先前，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，晚间，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。答应着，四面看时，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，向他一笑，隐去了。他很高兴，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

破了机关。说他脸上有些妖气，一定遇见“美女蛇”了；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，能唤人名，倘一答应，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。他自然吓得要死，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，给他一个小盒子，说只要放在枕边，便可高枕而卧。他虽然照样办，却总是睡不着，——当然睡不着的。到半夜，果然来了，沙沙沙！门外像是风雨声。他正抖作一团时，却听得“豁”的一声，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，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，那金光也就飞回来，敛在盒子里。后来呢？后来，老和尚说，这是飞蜈蚣，它能吸蛇的脑髓，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。

结束的教训是：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，你万不可答应他。

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，夏夜乘凉，往往有些担心，不敢去看墙上，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。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，也常常这样想。但直到现在，总还是没有得到，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。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，然而都不是美女蛇。

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；雪一下，可就两样了。拍雪人（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）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，这是荒园，人迹罕至，所以不相宜，只好来捕鸟。薄薄的雪，是不行的；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，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。扫开一块雪，露出地面，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，下面撒些秕谷，棒上系一条长绳，人远远地牵着，看鸟雀下来啄食，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，将绳子一拉，便罩住了。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，也有白颊的“张飞鸟”^{<3>}，性子很躁，养不过夜的。

这是闰土<4>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，我却不大能用。明明见它们进去了，拉了绳，跑去一看，却什么都没有，费了半天力，捉住的不过三四只。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，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。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，他只静静地笑道：你太性急，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。

我不知道，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，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。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，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，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罢，……都无从知道。总而言之：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。Ade<5>，我的蟋蟀们！Ade，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！……

出门向东，不上半里，走过一道石桥，便是我的先生<6>的家了。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，第三间是书房。中间挂着一块扁道：三味书屋<7>；扁下面是一幅画，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。没有孔子牌位，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。第一次算是拜孔子，第二次算是拜先生。

第二次行礼时，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。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，须发都花白了，还戴着大眼镜。我对他很恭敬，因为我早听到，他是本城中极方正<8>、质朴、博学的人。

不知从那里听来的，东方朔<9>也很渊博，他认识一种虫，名曰“怪哉”<10>，冤气所化，用酒一浇，就消释了。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，但阿长是不知道的，

因为她毕竟不渊博。现在得到机会了，可以问先生。

“先生，‘怪哉’这虫，是怎么一回事？……”我上了生书，将要退下来的时候，赶忙问。

“不知道！”他似乎很不高兴，脸上还有怒色了。

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，只要读书，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，决不至于不知道，所谓不知道者，乃是不愿意说。年纪比我大的人，往往如此，我遇见过好几回了。

我就只读书，正午习字，晚上对课^{<11>}。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，后来却好起来了，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，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，从三言到五言，终于到七言。

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，虽然小，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，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^{<12>}。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，静悄悄地没有声音。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、太久，可就不行了，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：

“人都到哪里去了？！”

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。一同回去，也不行的。他有一条戒尺，但是不

常用，也有罚跪的规矩，但也不常用，普通总不过瞪几眼，大声道：

“读书！”

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，真是人声鼎沸。有念“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”的，有念“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”的，有念“上九潜龙勿用”的，有念“厥土下上错厥贡苞茅橘柚”的……<13>。先生自己也念书。后来，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，静下去了，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：

“铁如意，指挥倜傥，一座皆惊呢~~~~~；金叵罗，颠倒淋漓噫，千杯未醉啮~~~~ ……。<14>”

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，因为读到这里，他总是微笑起来，而且将头仰起，摇着，向后面拗过去，拗过去。

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，于我们是很相宜的。有几个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。我是画画儿，用一种叫作“荆川纸”的，蒙在小说的绣像<15>上一个个描下来，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。读的书多起来，画的画也多起来；书没有读成，画的成绩却不少了，最成片断的是《荡寇志》和《西游记》的绣像，都有一大本。后来，因为要钱用，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。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，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，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。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。

九月十八日

【注释】

<1>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：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《莽原》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九期。

<2> 朱文公：即朱熹。“文公”是他死后的谥号。作者绍兴的老屋于一九一九年卖给一个姓朱的人，所以这里戏称为“卖给朱文公的子孙”。

<3> “张飞鸟”：即鸛鹑[jí líng]。头部圆而黑，前额纯白，形似舞台上张飞的脸谱，所以浙东有的地方叫它“张飞鸟”。

<4> 闰土：作者小说《故乡》中的人物。原型姓章，名运水，绍兴道墟乡杜浦村（现属上虞县）人。他的父亲名福庆，是个兼做竹匠的农民，常在鲁迅家做短工。

<5> Ade[a'de:]：德语方言“别了”。其读音更接近于法语 Addio。

<6> 我的先生：指寿怀鉴（1849—1930），字镜吾，是个秀才。

<7> 三味书屋：在绍兴作者故居附近。解放后它和百草园辟为绍兴鲁迅纪念馆的一部分。周作人（遐寿）在《鲁迅小说里的人物·百草园和三味书屋》中说：“关于三味书屋名称的意义，曾经请教过寿洙邻先生（按：寿镜吾的次子、周作人的塾师），据说古人有言‘书有三味’，经如米饭，史如肴饌，子如调味之料，他只记得大意如此，原名以及人物已经忘记了。”宋代学者李淑《邯郸书目·序》：“诗书，味之太羹，史为折俎，子为醢醢[xī hǎi]（注：佐餐的调料），是为三味。”

<8> 方正：正直。

<9> 东方朔（公元前 154—公元前 93）：字曼倩，平原厌次（今山东惠民）人。西汉文学家，善辞赋，性诙谐滑稽，后来关于他的传说很多。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附传中说他“好古传书，爱经术，多所博观外家之语”。

<10> “怪哉”：传说中的一种怪虫。据《古小说钩沉·小说》：武帝幸甘泉宫，驰道中，有虫赤色，头目牙齿耳鼻尽具，观者莫识。帝乃使朔视之，还对曰：“‘怪哉’也。昔秦时拘系无辜，众庶愁怨，咸仰首叹曰：怪哉怪哉！盖感动上天愤所生也，故名‘怪哉’。此地必秦之狱处。”即按地图，果秦故狱。又问：“何以去虫？”朔曰：“凡忧者得酒而解，以酒灌之当消。”于是使人取虫置酒中，须臾果糜散矣。

<11> 对课：即对“对子”。旧时学塾教学生练习对仗的一种功课，用虚实

平仄的字相对,如“天”对“地”,“雨”对“风”,“桃红”对“柳绿”之类。

<12> 蝉蜕: 蝉的幼虫变为成虫时蜕下的壳, 中医入药。

<13> 有念“仁远乎哉……”的, 有念……的, 有念……的: 这些都是旧时学塾读物中的句子。“仁远乎哉? 我欲仁斯仁至矣。”见《论语·述而》。“笑人齿缺, 曰狗窦大开。”见《幼学琼林·身体》。“上九, 潜龙勿用。”见《周易·乾》, 原作“初九, 潜龙勿用”。“厥土下上上错……”, 这是学生读《尚书·禹贡》时念错的句子; 原作“厥田惟下下, 厥赋下上上错……厥包橘柚锡贡”。

<14> “铁如意, 指挥倜傥, 一座皆惊呢……”: 出自清末刘翰作《李克用置酒三垂岗赋》。原文作: “玉如意指挥倜傥, 一座皆惊; 金叵罗倾倒淋漓, 千杯未醉。”刘翰, 江阴南菁书院学生。这篇赋, 是颂扬五代后唐李克用父子的。见王先谦编的《清嘉集初稿》卷五。“呢”是念时加在句末, 以加强赞赏感情的声音。

<15> 绣像: 明清以来附在通俗小说卷首的书中人物白描画像。